原始宗教习俗中的禁忌文化与满语相关同族词

张殿典[[1]](#footnote-0)， 程烨[[2]](#footnote-1)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禁忌是一种对神圣力量敬畏和避让的宗教文化现象，始于原始社会。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也有很多的禁忌现象。结合中外语言与思维、神话关系的理论，通过研究满语中的同族词，从其中的语音与语义的关系可以发掘禁忌文化产生的根源、表征以及满族先民对神灵畏惧、崇拜的心理，同时也丰富了满语词汇语义的研究。

关键词：满语；同族词；萨满教；禁忌

一、禁忌与神圣

禁忌也称为禁戒，或忌讳，是指禁讳普通人接触的事、物或人，以及对此所持的机会、态度。禁忌始于原始社会，禁忌有民间世俗的所谓民俗禁忌，也有后来的宗教禁忌。某些特定事物，或被视为神圣，或被视为不洁，只有具备了特殊赋予的灵力的巫师或祭司等神职人员方能接触处理，擅自或偶然触及的普通人必会触犯神意而遭遇灾难，甚至会祸及氏族。

禁忌是一种常见的宗教文化生活现象，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各个民族及其宗教信仰的各种禁忌表现各不相同，但这些禁忌的本质却是一样的，即对于神圣的力量的敬畏和避让。“由于人们对神秘力量和神圣对象在观念上有所意识，在体验上有所感受，一般就会在情绪上产生惊奇、恐惧、畏怖以及尊敬、爱戴等宗教感情。这种敬畏感往往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在人与神秘力量和神圣对象关系上，体现为对自己行为上的限制和禁戒规定，这就是宗教禁忌。”[[[3]](#endnote-0)]107这是从发生学角度来说明禁忌产生的原因。人类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有些灾害不可预防，甚至当它发生后人们也不知应该如何处理，这使得人们在以后的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必然主动地避开这些行为，并认为是某种行为导致了这些灾祸。禁忌便是人们通过原始思维形式，将这些无法预知的灾祸与人们的某些行为设想为因果关系，主动地形成了避免和禁戒这些行为的意识和做法。当人们将此形成条例法规，则形成了后代的所谓戒律。

同族词（Word family）是一种语言里音义皆有联系的词汇结构组织。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假设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系属关系成立，那么反映在满语内部，则必然存在许多具有同源关系的词。在形式上，它们或者词根相同，附加成分不同；或者经过语言历史的漫长演变，分化为语音上存在对应关系的词和词。在意义上，由于同源，词义之间也会存在一定联系。词语间语音和语义的关系研究，是确定“阿尔泰语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时也是多维发掘满族文化的科学方法之一。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原始信仰和原始宗教，是西方宗教学者们从宗教学的最初诞生以至今天一直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宗教学者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说：“我们的方法将从简单的词语探究入手，因为我们使用词语的方式构成了我们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从更积极的角度讲，它也是决定我们如何思维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理解这个世界，也为了理解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够对我们所使用的术语和概念保持一种批判的眼光，都将是大有助益的。”[[[4]](#endnote-1)]20他认为，英语relig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后来有多重含义，既指一种禁忌，又指人们的一种内在情感，这两种情况是同时存在的。[2]21禁忌与宗教信仰是二位一体的东西，只要有信仰存在，则必然会存在禁忌。禁忌的起源很早，早期人类对神灵之物产生了相反相成的情感：既对此顶礼膜拜，又害怕亵渎神灵，正面的为“宜”，要怎么做即为崇拜；负面的则为“忌”，要怎样避免，就是禁忌。英国宗教学者罗伯特森·史密斯认为，在古代人关于神圣物的观念中，有两类事物：一是崇高洁净的事物，是为洁净的神圣；一是污秽不洁的食物，是为不洁的神圣。这两类神圣物各自与神的关系不同：纯净的事物与神有关，和神发生联系，所以人们不能随意触碰；不洁之物使神讨厌，如触碰便是对神的亵渎，因此不准它在神圣的场所出现。于是，人们对这两类事物都做出了禁戒规定。[1]108-109 他还认为“神圣”一词的词源出于闪族语言，词义本身即含有“分离”的意思。因此，神圣观念即是“禁止”，认为神圣与禁止是统一的，两位学者都认为它们同根共生，同出一源。英国的史密斯先生提出的“崇高洁净”和“污秽不洁”的说法得到了后代学者弗雷泽、杜尔凯姆等的认同和依循。

满语词enduri义为神、神仙、仙人，与它相关的复合词如enduri hutu义为神鬼，enduri gege 义为仙女。这是enduri作为名词，在与其它词构成复合词时，充当定语的用法。如《择翻聊斋志异》：“niyangzy sini jekdun jilihangga be，enduri niyalma uhei kundulembi，buya niyalma manggai oitobume mohofi arga akū de ere gušerakū baita be yabuha dabala.”汉译为“娘子贞烈，神人共钦佩，小人辈不过贪乏无计，作此不仁”；enduri为名词，作定语，则表示“神奇的”、“高超的”、“出色的”、“奇特的”等意义，enduri cecikengge loho指神雀刀，《上谕八旗》：“mini deo i enduri fayangga jobome gasame elhe baharakūngge absi ojoro be sarkū ombi.”汉译为“吾弟之化灵，不知如何变得忧戚不安。”满语中表达神仙、仙人的另一个词写作endurin，它与enduri是同族词，只不过这个词表达的词义比enduri更具体一些，常常指称活在当世的得道之人。如《择翻聊斋志异》：“cohome hūwang ting nomon i oyonggo doro，enduring ojoko jergi tangkan inu.”译为“这是黄庭经的要旨，成仙的阶梯。”又：“loo šan alin de endurin labdu seme donjifi hithen unume genefi emu cokcihiyan de tafafi tuwaci tuwaran boo umesi bolgo.”译为“听说崂山上仙人很多，背着书箱登上山顶一看，有一座观宇，很幽雅。”由endurin可以派生出形容词enduringge，与前面的enduri作定语的用法一样，都指“高超的”、“奇特的”的意义。enduringge ejen义为圣主、圣君，enduringge elhe be gingguleme baimbi义为恭请圣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iktambuhangge jiramin selgiyebuhengge wesihun ofi，enduringge eme be eldeke be dahame,toktobuha kooli songkoi tengetuleme fungnere giyan.”译为“积厚流光，笃生圣母，应遵定制，赐以褒封。”通过分析满语词enduri及与其有关的词的词义来看，“神圣“、”神灵”与“惊奇”、“奇异”结合在一起，正是因为原始人对超人间力量有了惊奇的、惊异的感受，才逐渐地产生了神灵观念。神灵观念的产生必然就产生了对神圣和敬畏的规避心理，于是禁忌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因此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5]](#endnote-2)] 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自然万物和天体现象的惊奇感是产生宗教和神话观念的根源，正是因为人类惊异于外在的自然界万物，才会产生探究和解释的欲望，这些解释用故事讲出来，则为神话；用超自然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则为宗教；用自然的形式来说明这种理解并将之理论化，则为哲学。因此惊奇感和惊异感是产生禁忌的直接原因。阿奎那更直截了当地认为，上帝及宗教产生的原因即是来源于奇异的感觉、感受。“奇迹这个词来自于惊奇。当出现了某种效力而其原因却不得而知时，奇迹便产生了。”“一种东西之所以被称为奇迹是因为它充满了神奇，是因为它的原因无人知晓，而这原因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在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外所创造的那些东西就称之为奇迹。”[[[6]](#endnote-3)] 巨大的自然力量使人感到恐惧惊叹，壮观的自然景观令人感到惊奇赞叹，精巧的自然结构使人感到惊异，严整的自然秩序和严格一致的自然规律使人产生敬畏感。满语中enduri等系列的词语，既表达名词为“神仙”、“先人”等意义，同时也表达为形容词义为神圣、神奇等，这就反映了满族萨满教信仰中禁忌的来源和基础，在于人类惊异和恐惧的心理。令人奇怪和奇异的事物本身就与神圣联系在一起，满语中ferguwecuke义为神奇的、奇妙的、奇异的，异常的、珍异的。《易经》：“e，a i tulbici ojorakūngge be ferguwecuke sembi.”译为“把阴阳不可测，称之为神奇。”汉语原文则为“阴阳不测谓之神”。于此可见神奇与神圣的关系了。正因为神奇与神圣联系在一起，满族统治者将ferguwecuke作为对死后的皇帝的封谥用语，即“圣洁”的意思。《平定金川方略》：“enduringge eniye hūwang taiheo de ferguwecuke colo tukiyehe gungge de kurulame hafan i hergen buhe.”汉译为“圣母皇太后，封号徽，念其功德，授予官衔。”因为是神奇的，所以能令人们震惊、使人们产生崇拜之情。ferguwecuke为形容词，它的动词形ferguwembi义为感到奇怪、惊异。《择翻聊斋志异》：“golmin salungga niyalma terei dunggu de tehebi sehe be ferguwembi(ferguwere). ”译为“长须人听说它住在洞里，很奇怪。”《八旗满洲氏族通谱》：“ejen ere niyalma be adarame saha ni seme ferguwerakūngge akū.”译为“主子如何知道此人，无不惊异。”由此词义引申，令人惊异的事则使常人难以企及，于是又有了赞叹和激赏之义。《三国志演义》：“城上城下，人所见者，无不喝采。”满文的原文则为：“hoton i fejergi niyalma hoton i dergi niyalma sabufi ferguwerakūngge akū.”综上所述，禁忌与宗教是同时产生的，西方有的宗教学者认为宗教起源于惊奇，我们从满语词语的意义分析也可看出对神灵的崇拜和对神灵力量产生惊奇感受是有密切联系的。惊奇是人类对于不可抗拒外力产生的心理反应，如果人们将这些外力与某种行为设想为具有某种固定的联系，这种意识就会指导人们，做应当做的、不做不应当做的。于是，崇拜和禁忌便同时产生了。

二、祥瑞与凶兆

满语词ferguwecuke的名词形为ferguwecun，义为灵、灵怪。如hutu serengge yen i ferguwecun，译为“所谓鬼，即阴之灵怪”。这个词还有另一个义项为祥瑞，吉祥，是吉祥的征兆。《上谕八旗》：“hūwaliyasun sukdun de ferguwecun isanjimbi.”汉译为“和气致祥”。《平定金川方略》：“sain baita de ferguwecun tucin jifi afahakū gungge mutebuhe.”汉译为“吉事中有祥，不战而功成。”因为神奇而惊叹，可称为神奇的人就是祭拜对象，而好的征兆即是所崇拜的神灵的指示，所以有吉祥、祥瑞之义；相反，如果是不好的征兆则要规避，人们主动地选择一些要避免的事情则为禁忌。这是由于信仰所造成的相反相成的选择。按照圣人神灵的指示去做应当做的事情，而后果然得到了好的结果；没有对一些行为做好规避工作，而后果然得到了坏的结果，这都是灵验，于是就派生出了ferguwen一词，译为“灵”、“灵验”。《择翻聊斋志异》：“donjici sini booi dobi umesi ferguwen acabun bi sehengge，yargiyan nio.”汉译为“听说你家的狐狸很灵验，是真的吗？”这一组满语同族词都说明了宗教和禁忌来源于神奇的心理反应。

满语词so表示不祥之兆，也可称为恶兆、凶兆，它的表义与ferguwecun正好相反。《满汉成语对待》：“ede geli emu baita akū mujanggao，so jorimbi.”汉译为“这里连一件事情都没有吗？这是个不祥之兆。”其中so jorimbi义为不祥之兆，jorimbi义为指示，因为这是上天和神灵给予指示的征兆。所以jorimbi还有提示，训示，甚至训斥的意义。《三国志演义》：“baba i ing ni coohai hafasa yaya jaka gemu dagilame wajifi,damu jorire be aliyambi seme alanjiha.”汉译为“各部门回报一切俱办，只等指挥。”满族先民面对着不吉祥的征兆，就要主动地采取回避的措施，于是禁忌就开始实行了。同根词soroki表示忌讳的事物；sorombi与其另一词形soroko，表示禁忌、忌讳、不吉利等义。《择翻聊斋志异》：“ši niyang juwali seme hendure be dembei soroki obumbihe.”汉译为“十娘甚讳言蛙。”《西厢记》：“uthai uttu benjici,emude oci beyede sinahi bi，jaide oci cooha de soroki seme alana.”汉译为“不方便送来，一来孝服在身，二来与军不利，你去说。”《满洲实录》：“han i beye enteke jobolon de geneci sorombi ayoo.”译为“汗王亲自奔丧，恐怕不吉利。”由此可见，最初so表示不祥之兆，于是就用soroki表示忌讳的事物，于是就产生了动词sorombi表示禁忌、忌讳，凶兆与禁忌的关联在满语词语的意义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

在满语中还有一词targambi，这是个及物动词，意思为“戒”、“禁戒”、“戒备”、“警戒”等。《异域录》：“nadan inenggi dolo juwe inenggi yali be targambi.”译为“七日内戒肉食二日”，《上谕八旗》：“mini kesi fafun be hafan cooha de neileme ulhibufi targara hukšere be sakini.”译为“宣布我的恩意，申明法令，使各官兵警戒感奋之。”《地藏菩萨本愿经》：“nure yali miosihon dufe holo gisun be targambi(targame).”译为“酒肉、邪淫及妄语戒之”。这个词的使动词形写作targabumbi，《上谕八旗》：“bi inenggi dari geren ambasa be targabume taciburengge umai damu niyalma be wakašame beyede forgošome bairakūngge waka.”译为“朕之每日训饬诸臣者，并非但以则人而不求之于己也。”它的名词形写作targacun，《上谕八旗》：“ere umesi gicuke yertecuke baita geren ambasa uhei targancun obuci acarangge.”译为“此事甚为可羞可愧，诸臣当共以为戒。”满语中有关禁忌、忌讳的词语这样多，表明在这个社会群体中，此类概念是受到重视的，也表明此类概念在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当中具有重要地位。禁忌是原始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禁忌与崇拜同时产生，许多学者将宗教禁忌认为是巫术的一种。弗雷泽在《金枝》中用了许多篇幅来说明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禁忌实例。弗雷泽从原始思维的角度出发，认为禁忌有以同类感应为其思想原则的，也有以接触感染为其思想原则的。例如信仰图腾的民族禁吃图腾动物，孕妇禁吃兔肉（害怕因此而生出兔唇之子，在现今汉族的民间禁忌中也有）；有些民族禁止进入圣地，禁止接触圣供，禁止在神圣的节日发生性行为。吕大吉认为：“宗教禁忌作为宗教处理和对待人-神（神秘力量和神秘物）关系的方法和一种手段，是介于巫术与祈祷之间的一种类型。”[[[7]](#endnote-4)]274-275满语的很多词语的意义就证明了这一点。targambi（戒）与tarnilambi（念咒）为同族词，tarnilambi的名词形为tarni，义为咒、诀、秘诀，即在宗教和巫术中所使用的密语，此种密语被认为使用了即可达到某种目的。《择翻聊斋志异》：“damu ere fadahan be bahaci heo sembi sehebe,doose injueneliyen i angga aljafi tede tarni ulahabi（ulafi）”，译为“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传以诀”。它作为动词（tarnilambi），则是使用咒语的动作、行为，指念咒、念诀。 “巫术对神秘力量和神圣物的态度不是纯粹的谦卑和屈服，而是旨在通过某种方式力图控制和支配它，使之为己所用；禁忌对神秘力量和神圣物的态度则是敬拜和畏怖，它力图控制和限制自己的行为，以免于干犯神秘力量和神圣物，使之不为己害。因此，在表现形式上，巫术是积极的，进取性的，禁忌则是消极的，防范性的；在目的上，巫术是为了达到某种有利于己的目的，禁忌则是为了避免某种有害于己的结果发生。”[5]274 在满语中，表达禁忌、戒备的词以targa为词根；表示用咒语来支配外界的词，表示用咒语念咒的词以tarni为词根。而它们是同出一源的词。从满语词语中，可以看出禁忌与巫术的紧密联系，弗雷泽等人认为禁忌来源于巫术的说法在满语中得到了证实。因为咒语是典型的巫术活动的一种。满语中表示禁忌与表示念咒的词语同出一源的现象，证明了禁忌的这一性质。

三、洁净与污秽

宗教学者罗伯特森·史密斯认为，在古代人关于神圣物的观念中，有两类事物：一是崇高洁净的事物，是为洁净的神圣；一是污秽不洁的事物，是为不洁的神圣。这两类神圣物各自与神的关系不同：纯净的事物与神有关，和神发生联系，所以人们不能随便使用；不净之物则使神讨厌，如使用便是对神的亵渎，也不准它在神圣的场所出现。于是，人们对这两类事物都做出了禁戒规定。[1]109 满语词语的例子可以证明史密斯这一关于圣洁和污秽分类的说法之科学性。既然将神圣之物分为洁净的和污秽的两种，可以认为洁净的神圣物是要祭拜礼敬的，对于污秽的东西是要远远逃离的。

满语bolgo，义为清、清洁、干净、纯净。《上谕八旗》：“amba muru balai kūwasa niyalma oci,abka be bolgo untuhun sukdun,niyalma ci sandalabuhangge umesi goro seme gūnimbi.”译为“大抵妄诞无稽之人，则义为天乃清虚之气，去人甚远。”说到自然环境，则可译为清净、寂静等。《上谕八旗》：“bolgo dobori tunggen be bišume gūnici,adarame elhe be bahaci ombi.”译为“清夜扪心，何以自安。”清洁的神圣之物要礼拜崇敬。在崇拜仪式上更要洁净，神灵对于洁净的东西才能喜欢，才能接受祭拜。如《萨满祈祷神歌·引子》：“inenggi sain de irgebuki，biya i bolgo de deribuki，nara hala boigon ni，muduri aningge enen be，sengi bolgo turgunde，giranggi eyen jalinde，unenggi buyeme tuwafi，sonjome gaijara oci.”译为“良辰吉日喜赋诗，月清之夜来开始，纳喇氏的家族里，有位属龙的后生，因为他的血缘纯，因为他的骨头白，若蒙众神垂怜爱，将他遴选为继嗣”，其中的“月清之夜”、“血缘纯”、“骨头白”都表现出洁净的东西在祭拜仪式上的重要性。人们礼拜要有洁净的仪式，此之谓斋戒，即在祭祀前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以表示虔诚。满族祭祀习俗，举行萨满祭祀大祭前三天致斋，不吊丧，不问病，严禁一切凶秽之事。满文中的斋戒写作bolgomimbi，与表示“干净”的词bolgo为同一词根，即可理解为干净地祭祀礼拜，从中可证史密斯认为洁净与污秽的两分法是可以相信的。因为在满语中，干净用来表示斋戒，两个词为同族词，说明满族确实是视洁净的祭祀为神圣的。《百二十老人语录》：“unenggi gūnin i bolgomime targafi,ginggueme hengkileme jalbarime baimbi.”译为“务先诚意斋戒，敬谨叩祷。”《择翻聊斋志异》：“buya bithei niyalma bolgomime indefi jihengge.”译为“小生斋宿而来。”“doose hendume bederefi bolgomime tuwakiyakini,akūci acabun akū sefi，”“uthai baitalara kunesun bufi bederebume enggihe.”译为“道士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遂资斧遣之归。”其中的bolgomime targambi的词语组合很值得重视，因为targambi即是禁忌的意义。如果从洁净地祭祀的角度来说，由bolgo这个表示洁净的词根表示出来；如果从禁戒不洁净、不圣洁的角度来说，则由targambi一词表达出来。整个词语的组合可理解为要干净地祭祀，禁戒不干净的祭祀。从满语词语可见干净、清洁两者与祭祀的关系。

与洁净相反的则为污秽，具体地说是脸上有污垢，写作bortonombi，《庸言知旨》：“inenggidari funiyehe lekdereme dere hūmarame，niyaki boriname bortonome,beyei gubci nimenggi dele nimenggi labsihabi.”译为“终日蓬头垢面，鼻涕糊着，浑身油上加油。”这是一个动词，表示具体义，如果抽象一些，则有berten，它为名词，可表示品行，道德等方面的缺失，如《庸言知旨》：“tere niyalma berten icihi akū,derengge,dere hairambi. ”译为“那个人没有一点污点，体面，自爱。”如果词义再抽象一些，程度更深一些，则有nantuhūn，可译为污秽、肮脏，在品行上的评价则为不廉洁的，卑鄙的，恶劣的等意义。《一百条》：“niyalma de efiku injeku arara dabala,nantuhūn fusihūn sere gebu ci guweme muterakū kai.”译为“给人当作万物罢了，避免不了下贱不干净的名声。”前代学者将禁忌分为四类，即语言禁忌、行为和作业禁忌、饮食禁忌和性禁忌。在满语中，也存在一些负面词语与污秽有关，如《西厢记》：“tere aha dufe buyen be mutere,doosi nantuhūn be bahanara dabala,ai dabure babi.”译为“那奴才不过是好色贪财之徒，是在不值一提。”此处的nantuhūn显然是指性方面的贬义词，它的本义即是不洁净。langse一词也指不洁净、污秽，但此词可用来专指淫邪、淫秽之事。《择翻聊斋志异》：“niyalma de dufe gūnin bici langse arbun tucinjimbi,niyalma de langse gūnin bici kūlisitara arbun tucinjimbi.”译为“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这段话中，将性禁忌的意义表达得很清楚，即有禁忌义，这种意义也是由不洁净而产生的。

满语中的表示神奇等意义的词语与禁忌联系在一起，可证明前人将禁忌的产生归之于对于自然界和整个外在世界的惊奇感和恐惧感的理论是有道理的；满语的表禁忌的词语与表巫术的词语是同出一源的；前人又将禁忌神物分为洁净的和污秽的两种，这在满语中也有体现，表示干净的词语与祭祀有关，它们也是同族词；而污秽一词表示禁忌，其中的性禁忌在满语中也有表现。于此可见，以满语来证明和说明原始宗教习俗，特别是萨满教文化现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参考文献：

1. 作者简介：张殿典（1983-），女，辽宁大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满语词汇学研究。 [↑](#footnote-ref-0)
2. 程烨（1987-），女，陕西宝鸡人，在读博士，主要从事比较语言学、满语研究。 [↑](#footnote-ref-1)
3. []吕大吉.宗教学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endnote-ref-0)
4. []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宗教的意义与终结[M].董江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ndnote-ref-1)
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关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 [↑](#endnote-ref-2)
6. []阿奎那.神学大全[C]//西方思想宝库.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1252. [↑](#endnote-ref-3)
7.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联系方式：

作者：张殿典

手机：18118800370；

邮箱：zdd0228@163.com [↑](#endnote-ref-4)